

流離失所：無國籍者的哀與愁

回想兩年多來的工作生涯，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位至今協助已屆滿一年的病人－阿雄，泰緬邊境華僑，早年以僑生身分來臺就學後就一直滯留臺灣，現為無國籍的居留身分，處於可參加全民健保，但卻無法取得本國籍身分的境況，也因無國籍身分而難以獲得政府的任何福利資源。



現在的阿雄，因為缺血性腦病變而近似植物人，需長期臥床照顧，雖然經社工室積極協助病人安置於護理之家，但靠著兩名子女甫入職場、每月各僅有兩萬多元的收入，除去支付自身生活費之外，還得繳還病人健保分期欠費、與兩人高中大學就學貸款等，實在無力全額負擔病人沈重的機構費用；幸而阿雄的女兒在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的幫助之下，好不容易取得法院對於阿雄監護宣告的裁定，由女兒成為法定監護人，藉以持續向內政部詢問能夠給予病人本國國籍的可能性，方便往後申請相關的社會福利資源，尤其是身心障礙證明，希望能夠取得托育補助費來減輕經濟上的壓力。

遺憾的是，欲取得本國國籍是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，由於兩名子女被認定屬於工作人口，他們無法獲得政府協助。一路陪著四處碰壁、別無他法的我，目前只能盡力地為病家募款籌措機構費用，來解決燃眉之急。

一日下午，阿雄的女兒趁著工作空檔來到辦公室，提供接下來募款應備齊的申請資料，我與她談談近況、關心她的工作與未來打算。我問她：「這一年來，妳累不累？」或許，這句話讓長期刻意堅強的心瞬間瓦解，潸然淚下，該是綻放青春的女孩，卻得提早面對現實生活的殘酷。

她說：「每天的生活在工作時間之外，就是到機構陪伴父親。」接著我問她，「有沒有為自己多想一點？或者，有沒有想過自己的人生？」她回答沒有，反而覺得十分愧疚，因為她後悔當初做出急救的決定，讓父親在往後的日子受苦。過去她怯於觸碰任何關於父親的話題，原本以為長大後可以開始盡上孝心，孰料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，所以不斷地苛責自己能力不足，無法給父親最好的照顧品質。我不斷安慰著她，其實決定急救是人之常情，

面對即將失去至親的時刻，實在難以在第一時間選擇放棄；不過，雖然日子過得辛苦，一路走來的堅持正是回饋父親最好的證明。

一位嘗盡人生苦澀的青春女孩，處在所有福利體系、政府單位都無法伸出援手的三不管地帶，未來仍有崎嶇漫長的路要走。看著阿雄女兒的眼淚，不捨卻也力量有限。在歷經多方努力周旋之後，深切地體會到小小社工的乏力，但為了這個家庭、這個女孩未來的人生旅途，我還是盡力為他們尋找一絲希望的曙光。

社會工作室管理師 陳虹彪